



大会

第七十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六十次全体会议

2015年11月20日星期五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吕克托夫特先生 (丹麦)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津苏先生（贝宁）主持会议。

下午3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130（续）

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特别注重叙利亚寻求庇护者

刘结一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感谢你召集此次会议。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难民危机，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已超过6 000万人。阿富汗、东非等地区的难民问题久拖未决，地中海地区的难移民危机愈演愈烈。部分欧洲国家针对难移民的排外情绪有所上升，当地人道救援不堪重负。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动荡，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趋严重，不断引发新的难移民潮。

当前，地中海地区难移民危机的根源在于地区不稳定和发展不平衡，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一是要加快实现中东等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战乱和冲突是产生难移民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建立平

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各国应秉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坚持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注重防患未然。联合国及区域组织应加大斡旋与维和行动的力度，完善冲突预防和解决机制。国际社会要本着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原则，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积极推动不同文明间对话交流，使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面对恐怖主义的新威胁，要充分发挥联合国主导作用，组成反恐统一战线，并在反恐经验交流、情报分享、线索核查、执法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近期，有关各方接连召开了两次叙利亚问题外长会议，在实现全面停火、启动政治进程、成立过渡管理机制、举行大选等方面达成了不少重要共识。下步的关键是要抓好落实，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启政治过渡进程，为叙难民重返家园创造有利条件。

二是要大力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唯有实现发展，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能从根本上减少难移民的数量。国际社会应以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为契机，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共同发展。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我们应帮助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增强发展能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各国要切实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达国家应及时兑现承诺，履行义务，加大对非洲和中东地区难民来源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提高其发展水平。各方应充分考虑上述国家的发展需求和特殊挑战，优先解决减贫、卫生、教育、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重点加强饮水、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国际社会应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加快国际金融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加多边开发机构的发展资源，为发展中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

三是要坚持“责任共担”原则，加强国际难民领域合作。发展中国家接收了全球约86%的难民，为安置难民作出了重要贡献。难民来源国、过境国、目的地国应加强团结，共担责任。有关国家应以开放、包容心态接纳难民，尊重和保护其人权，消除对难民的排斥和歧视，努力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发达国家应继续向有关发展中国家及难民署等国际机构提供更多人道资金援助。中方支持联合国及难民署在应对当前难民危机中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支持潘基文秘书长明年适当时候主持召开难民问题国际会议。中方赞同潘基文秘书长的主张，增加人道主义援助不应以牺牲发展领域资金为代价。

中国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始终认真履行《公约》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全球难民保护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贡献者。今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系列峰会上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免除对有关特殊处境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为发展中国家在减贫、农业合作、促贸援助、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医疗设施、教育培训等

方面提供“6个100”项目支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

中国一贯支持非洲国家实现发展，确立了“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在基础设施建设、卫生、农业等方面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今年12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召开，这是论坛峰会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意义重大深远。本次峰会将为中非未来合作作出新规划、描绘新蓝图、注入新动力，有力推动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中国始终是和平稳定的维护者。习近平主席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设立为期10年、总额为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建设8 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在未来5年内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叙利亚等中东问题的国际讨论，提出一系列主张，为推动有关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始终是难民保护的推动者。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以多种形式向叙利亚人民及其境外难民提供人道主义物资和现汇援助，总额累计超过2.3亿元人民币。今年10月，中方又决定向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提供价值1亿元人民币的人道主义援助。2015年度，中国政府还向难民署提供80万美元捐款。中方将继续向有关国家和联合国难民署提供帮助。

鲁日奇卡先生（斯洛伐克）（以英语发言）：每天有42 500人抵达——在我们午餐度过的两小时内，有3 500人抵达。请想象一下，在我发言的五分钟内，有150个人——亟需我们帮助和援助的人——从大会堂穿过。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将我们最近就移民问题所说的话变为实际行动。

首先，请允许我向贝鲁特、巴黎、西奈半岛最近以及今天巴马科等地发生的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属表示深切同情和慰问。斯洛伐克人民和政府坚定声

援遭受或面临威胁生命的环境的任何国家和任何无辜人员。暴力恐怖主义和卑鄙袭击不幸正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我们决不可屈服。我们也决不可允许个别袭击或暴力行动为普遍仇恨火上浇油，这些仇恨针对的是，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也就是大多数寻求援助或只是安全庇护以便度过冲突和极端贫困的移徙者、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或那些力求和平地过上有尊严生活并抚养和教育子女的人。

几乎每天都发生的悲惨事件提醒我们，旨在实现可持续和包容性的增长以及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是使人人过上有尊严生活的至关重要前提。

毫无疑问，恐怖主义和移徙显然相互联系。国家脆弱以及内部争斗和冲突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滋生土壤。内部冲突、暴力事件和恐怖活动属于造成绝望民众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寻求安全和更美好生活前景的主要因素。

我要感谢大会主席强调这一重要和具有挑战性的议题并提高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特别注重叙利亚寻求庇护者。

当前的移徙危机前所未有，其许多层面——人道主义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安全层面——相互重叠。这一危机还极有可能激起各方不满情绪。它是我们必须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包括与在这些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的国际组织的合作和伙伴关系中共同面对和应对的最复杂挑战之一。

必须采取一致对策，来应对这场危机。不消除移民现象的根源——我是指解除人类痛苦并确保充分尊重人权和显然有望回返——我们就永远不会取得持久的成果。解决该问题没有速效方案或灵丹妙药。因此，我们应当寻求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大家今天在讨论中谈到了其中的很多办法。让我重申其中的一些。

首先，我们必须处理和解决移民现象的暴力根源。其次，我们必须处理核心的社会经济根源。第三，我们必须立即提供帮助，对于所有受影响者给予最大力的声援。第四，我们必须声援为难民提供庇护和设施的国家。第五，我们需要支持能够加强受影响的来源国和地区的长期安全与发展的方案。第六，我们必须区分经济移民与为了逃命而不得不离开的难民。第七，我们必须全力、一致地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活动，以便打击从这一人类悲剧中牟利的犯罪网络。第八，我们需要完善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协调和一致性，尽量减少职权重叠和资源浪费。

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办法就在我们手中。预防是关键办法之一。我们必须处理这些危机——特别是暴力冲突引发的危机——的起因，最好是在它们全面表现出来之前。我们努力的核心必须是遵守根据国际法所作的承诺、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这些是我们永远都不应牺牲的价值观。这既适用于各国反恐努力，也适用于国际反恐努力。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框架。与此同时，还需要区域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当地行使自主权和共担责任。需要在国家发展的框架内，也需要在国际全力支持下处理移民问题。《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为我们提供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极佳工具。它提供了机会，使我们得以应对导致数百万民众被迫逃离家园的难题。

斯洛伐克大力承诺在物资和资金方面，通过其拥有的一切工具推动这些努力。迄今，我们已向联合国各机构和欧洲联盟各机构拨款2 100万欧元，用于帮助应对该问题。我们在这方面也欢迎今天宣布的秘书长倡议，我们期待首脑会议和高级别会议。我们认为，在大会堂工作和就座的各位的愿望和憧憬是，移民是世界上人们的一种选择而非逃生手段。

多雷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愿感谢主席如此及时地将关于移民和难民问题的这一项目列入大会议程。必须根据秘书长今年9月份主持的移

民和难民潮问题高级别会议的精神，对国际社会开展国际动员。

在谈难民问题之前，我愿热烈感谢在9月13日的骇人袭击之后，向我们表达友谊和支持的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看到法国国旗的颜色被投射在世界各地很多国家的很多地方——它们代表了声援——令我们大家深受感动。法国不是唯一遭受袭击的国家。其它很多国家也遭受过恐怖主义袭击。

我们目前正面临空前挑战，全世界有近6 000万人流离失所，主要是因为冲突和暴力局势所致。另有成百上千万人出于各种原因——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正离开其家园或国家。这些人口流动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明确提醒我们，欧洲必须欢迎行使庇护权来到这里的人，给予他们有尊严的对待。历经四年多的冲突，叙利亚难民正在逃离野蛮的“达伊沙”以及叙利亚政权的狂轰滥炸，其生活条件日益艰难。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打击“达伊沙”的同时，实现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维也纳会谈朝着该方向取得了进展。法国完全准备在该框架内确保改善人道主义状况成为优先事项，并在这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我们必须立即减轻那里平民的苦难。否则，叙利亚人逃亡的现象仍将继续。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在叙利亚迅速实现停火，开展可信、包容的过渡进程。

法国在难民问题上开展了大量工作。我们与约旦一起，9月份在巴黎主办了一个会议，讨论中东族裔和宗教暴力的受害者问题，目的在于动员各国加强努力，实现叙利亚和伊拉克危机的人道主义解决。法国呼吁欧洲联盟在移民问题上采取集体和团结一致的做法。各方都必须承担其责任。法国将加强其收留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努力，并将增拨2.79亿欧元的专项资金，用于其接收和住宿。我们必须通过向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难民提供保护和援助，集体将这一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摆在优先位置。本着这一精神，我欢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所做的工作，特别是很快就要卸任的高级专员安东尼

奥·古特雷斯先生作出的承诺。他的继任菲利普·格兰迪先生——我祝贺他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被大会选举为高级专员——将面临空前严峻的危机。我们祝愿他在这一艰巨工作中一切顺利。我也要赞扬一直在接收最多难民的中东北非一线国家提供慷慨救助。

面对需求剧增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超负荷运作的情况，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集体努力。必须扩大和加强动员。我欢迎20国集团11月15日和16日就此发出明确信息。法国将在这一集体努力中尽自己的全力。我们决定向联合国机构提供一亿欧元的特别捐助——其中5 000万美元已于2015年分发——将这笔拨款优先用于应对叙利亚危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应对移民挑战。为此，我们作为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代表必须共同努力。因此，我愿赞扬上周瓦莱塔移民问题峰会得出的结论。该次峰会使欧洲联盟和非洲伙伴齐聚一堂，建立伙伴关系，主要处理移民造成的一些结构性危机。瓦莱塔峰会旨在为移民现象找到可持续对策，消除某些人群的绝望情绪，使其有通过发展实现更美好的未来的希望。

解除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苦难也要求与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开展伙伴合作，坚定打击贩运网络。我们有义务打击偷运者和贩运网络对移民的剥削。的确是有解决办法的，比如说《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议定书》。我们要求各国批准并切实执行这些措施。安全理事会今年10月份通过了第2240（2015）号决议，使欧洲联盟成员国获得了打击地中海贩运分子所需的法律保证。

我们还必须消除流离失所的根源，因为如果危机和冲突得不到可持续的解决，民众就会继续被迫逃亡。法国正在努力实现冲突地区的稳定，努力解决政治危机，以防造成民众被迫流离失所。这也是我们发展政策背后的考量，特别是非洲发展政策的考量。后者旨在使民众能够有办法在本国自己的家

园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加强努力，促进收留难民的国家的经济和民主过渡。

谈到所有这些问题，将于明年5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首次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将提供一个机会，使我们得以设法切实改进对策，满足受冲突影响的民众的需要，提高人道主义活动的实效。

桑多瓦尔·门迪奥雷阿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向今天在马里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死难者亲属致以同情和慰问。我国强烈谴责此类袭击。

墨西哥为我们有机会讨论全体会员国都关切的最复杂问题之一感到高兴。我们在此处理的问题深深地触动了世界公众舆论。我们完全不认为我们所处理的只是几个地区的人员流动问题，而认为它是一种我们需要共同处理的全球现象。我说的“共同”是指来源国、过境国和回返国一起。我们处理的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趋势或反常现象，而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和我们国际现实的一个重大问题。

几十年来，墨西哥常常在这个论坛重申，国际社会需要通过联合国全面、综合地处理该现象。我们关切地注意到，由于为了逃生而逃离武装冲突的流离失所者太多——其中很多人不幸地在此过程中丧生——一些国家本国应对移徙现象已经力有不逮、捉襟见肘。

从决定踏上旅途寻求更光明的未来的那一刻起，移民就处于弱势境地。他们在决定离开时，就抛下了自己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家人。在整个旅途中，他们都会遭受贩运分子和犯罪分子所实施的各种各样的凌虐，后者利用为保护其人权而本应存在的国际合作中的漏洞，对其为非作歹。可悲的是，很多人尽管在极为艰辛的旅途之后抵达目的地，可以为收留他们的新国家作出贡献，但到头来却再次蒙难和遭受排挤。

所有各国政府都有义务尊重流离失所者的人权，无论其移民地位如何。安全与尊重人权是法治

框架内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满意地看到很多国家对局势有着同样的认识。

从国际安全角度看待移徙问题具有局限性，而且妨碍我们对于该现象的认识。我们不当将越过边界寻求安全与机会的人视作威胁，而是应当将其视为发展的推动力——《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就对他们作出了这样的恰当描述。对于他们的此类认可——将其视为发展的推动力——应当化为对于其各项权利的更好保护，这些权利是指享有体面和良好报酬的工作的权利以及获取教育、卫生和司法服务的权利。

在整个历史上，移徙流动对于建设多数国家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起到了帮助作用。在墨西哥看来，很显然，从维护人权的角度和促进所有人福祉的角度处理移民和难民问题比较好。

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需要商定行动、公共政策以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明确承诺。迄今，我们尚无保障移民权利的必要机制。墨西哥认为，联合国是交流经验、分享看法以及商定全面的前瞻性战略的理想场所。这是我们1990年在努力促成《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时所持的坚定信念。今天，该文书是各国都应参照的基准。今天，在2015年，我国愿重申，需要认可并赞赏移民对于来源国、过境国、目的地国和回返国的贡献。

我们担忧地注意到，移徙者和难民群体处境非常危险，遭受排斥、污名和凌虐。一些国家甚至质疑不得遣返难民的原则，还有一些国家则将移徙者视为罪犯。墨西哥反对暴力、煽动仇恨、激进化和分裂。我们认为，此类不宽容态度的表现不应存在于21世纪。我们不能接受移民和难民被污名化以及将目的地国原先就存在的问题归咎于他们的做法。他们不是威胁，相反却遭受威胁。

墨西哥对移徙现象有着全面的认识，因为我们自己就是来源国、过境国、目的地国和回返国。我

们作为一个涉入移徙领域的国家，需要迎接巨大挑战，但我们正在果断和负责任地加以应对。

在世界各地，应当针对数百万移民和难民的需要和处境立即拿出集体、人道和有效的对策，而且这种对策必须来自联合国。上个月在土耳其举行的移徙与发展问题全球论坛以及2013年大会通过的《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宣言》有助于凸显需要加强国际对话与合作机制，以便更有效应对移徙和难民现象，更好地满足国际流离失所者的需要。我认为我们大家都会同意我们并非从零开始。我们拥有一项可资借助的框架。

墨西哥欢迎秘书长今天宣布的倡议，这些倡议将推动该任务。我们承诺在支持移民的基础上继续开展讨论。

今天，鉴于我们在地中海盆地看到的现实情况，墨西哥愿重申，它承诺全面处理这些现象，并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加强我们的法律和行动框架，以确保给予有权享有国际保护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此类保护。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法语发言）：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今天上午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作一些补充发言。

我愿和已在大会发言的很多同事一样，向在过去几周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中丧生者的家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我还愿强调，今天辩论会的主题与恐怖主义毫无关系。我们尤其应当避免将恐怖主义、难民和移民混为一谈，对其一概而论。一方面，有人是杀人凶手，另一方面，也有人受害者。意大利认为，我们必须强调这一点和这一实际情况。

（以英语发言）

我自豪地代表着这样的一个国家，其海军每天都在海上倾力挽救生命。我们去年挽救了10多万人的生命，今年我们营救的人数在前往欧洲海岸的移

民中仍占到50%以上。有孩子出生在我们的军舰上。我们在看到有人溺水时，不会去问此人是移民还是难民。我们救起这个人，并将其带至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近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们作为身处移徙和难民潮第一线的地中海国家，从一开始就支持土耳其提议在大会中提出该问题。我们赞扬大会主席举行今天的会议，以及昨天与更多方面举行对话，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难民潮。这不只是欧洲的挑战，也是全球的挑战。我要借此机会向即将上任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和全力支持，同时赞扬即将离任的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在这样的艰难时期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们知道解决这一现象没有什么速效办法，只能采取全面、包容的做法加以处理。因此，我们一直敦促欧洲采取此类行动方案，以便在欧洲会员国之间分担这一责任。我们必须从各种角度处理这些问题。

第一，我们必须通过在发展方面采取重大步骤来处理问题的根源。因此，《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的执行与融资至关重要。第二，从政治角度来说，我们必须找到外交办法，解决导致创纪录人数的民众逃离自己国家的危机与政治不稳定。第三，我们必须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履行各项国际义务和尊重人权。第四，我们必须肯定各方在处理这个共同挑战过程中的高度相互依存性，因此，我们必须尽可能与第一避难国和原籍国密切合作。第五，我们必须打击偷运移徙者和贩运人口这类有组织犯罪活动，为此必须捣毁那些盘剥移徙者和难民的网络的运作模式，并且促进区域对话。意大利去年担任欧洲联盟主席国期间发起的喀土穆进程就是旨在实现这些目标，这些目标也是拉巴特进程的基础。

在最近召开的有关移徙问题的欧洲联盟与非洲联盟瓦莱塔首脑会议上得出的结论是：只有统筹的做法和区域对话才能促成这个问题的长期解决。在这方面，意大利从一开始就欢迎委员会倡议设立瓦莱塔信托基金。我们认为，与叙利亚问题Madad信托

基金一样，这些工具的附加值将转化为以行动为导向的举措，而这将加强与我们的非洲伙伴的协作。最重要的是，该信托基金是实现其期望的一个具体途径。意大利将向该基金捐款1 000万欧元，并且将考虑未来提供更多捐款。我们认为，该基金在一个特定方面可尤为有用，即：应急与发展这两者之间的回弹力。这个方面必须加强，因为它对于营造必要的稳定、减少迫使民众移徙的因素至关重要。该信托基金提供了巨大的潜力，通过采取行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以及创收，以青年、妇女和当地社区为特别侧重点，来增强回弹力。我们完全支持这种做法。

移徙者和难民实际上是潜力未得到挖掘的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积极性很高，他们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梦想促使他们忍受漫长的旅程、海上的狂风巨浪以及拥挤的船只，抱着对更美好未来的希望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正因为如此，意大利认为，移徙者、难民以及移民社区对于原籍国和目的地国的发展举足轻重。因此，必须把移徙问题摆在各项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执行手段中的首要优先位置。在这方面，意大利一直在倡导加强汇款作为推动原籍国发展和移民社区融合的一个关键工具的作用。汇款还可成为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逃离自己家园的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其它时候都要多。因此有必要加大全球的工作力度，以减轻少数几个面临寻求庇护者与难民大量涌入国家的负担。意大利正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这些人的重新安置而认真努力。

罗依特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首先，我愿对巴黎这个“光明之城”周末遭受可怕袭击向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国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与深切同情。同样，我们对一架俄罗斯飞机在西奈上空被炸毁事件、贝鲁特发生的轰炸以及今天马里发生的可怕事件感到震惊。

本周，以色列也遭遇了恐怖主义袭击，但是，这在大会中却很少甚至根本无人提及。因此，我

愿向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表示悼念。昨天，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杀害了五名无辜平民。Aharon Aviram和Reuven Yesayev在去犹太教堂作礼拜的路上被谋杀。其后，一名四个孩子的父亲Yaakov Don、一名18岁的美国志愿者Ezra Schwartz以及一名26岁的巴勒斯坦穆斯林青年Shadi Arafa遭一名巴基斯坦恐怖分子开枪打死。与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一样，该恐怖分子并不以国籍或宗教来区分其受害者。我们必须谴责一切类型恐怖主义，并表明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无论它在哪儿袭击我们，也无论受害者是谁。

去年，一名身受重伤的9岁叙利亚男孩来到位于以色列北部的西加利利医疗中心儿童部就医。他讲述了任何男孩都不应经历的暴行，他说他看到他的兄弟就在他的眼前被砍下头颅。与这个年幼的孩子一样，成千上万的叙利亚儿童目睹了令文明世界的良知震惊的暴行。我们大家都见过叙利亚、伊拉克、也门以及利比亚境内死亡与破坏的可怕场景。已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然而国际社会仍未对当前的危机做出足够反应。

今天，我们正目睹下述每个失败国家多年来在本国境内实施镇压却未遇任何挑战的情况所带来的后果。现代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之一正在叙利亚发生；利比亚的国家机构灾难性地崩溃；还有在也门，教派冲突已夺走数千人的生命。然而，国际社会却仍在苦苦寻找办法解决这些暴行的根源问题。事实上，2010年，甚至在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之前，知名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就把叙利亚这个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也几乎没有任何公民自由的国家列在其自由度排名榜接近最末尾。与叙利亚一丘之貉的利比亚和也门独裁制度也排在末尾。在这些推行独裁与原教旨主义的机器用恐怖来统治其人民，侵犯人权却不受惩罚之际，世人大都袖手旁观，沉默不语。如果我们继续对此类灾祸熟视无睹，我们就有可能丧失人类所珍视的那些原则，而那些原则在叙利亚境内遭践踏的风险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多。

在叙利亚，目前已有25万多民众——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丧生。另有400万人逃离自己的家园，去寻找未知的未来，还有800万人在境内流离失所。我们今天在此聚首，为千百万叙利亚难民寻找解决办法之际，阿萨德政权却继续与达伊沙比赛，看谁屠杀无辜民众的方式最残忍。当然，如果没有他在德黑兰的朋友的帮助，阿萨德本来不可能实施如此多的暴行。伊朗不只是世界上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支持者，它还在这场已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冲突煽风点火。我要对那些希望伊朗能参与解决达伊沙给我们大家所带来问题的人说，有时你的敌人的敌人也是你的敌人。

谈到帮助难民，人道主义援助至关重要。我们感谢难民收容国努力拯救生命，也感谢如此众多的联合国会员国、机构以及工作人员做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工作。人道主义援助不应区分国界、宗教、种族、性别或者性取向。以色列的一个非政府组织IsraAID在约旦和东欧帮助了几十万叙利亚难民，为其提供医疗和大量食品，并培训了数以千计的本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以色列过去也经历过大规模的移徙和难民潮。我们曾接纳过成千上万的大屠杀幸存者和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难民，并且也曾接纳过前苏联的100多万犹太人和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数万人，我们非常了解难民和外来移民的需求。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一个团结的社会才能拯救那些急需庇护者的生命。

局势很危急，但并非了无希望。要改变千百万正在逃离家园者的生活，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对专制政权侵犯人权之举绝不能不闻不问。当孩子们被洗脑而非接受教育时，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正如秘书长今天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当妇女沦为从属而且被隔离于社会其它群体时，我们再也不能继续被动消极。当腐败填补领导失败留下的真空时，我们必须予以正视。当暴力原教旨主义理念伪装成合法的宗教信仰时，我们必须加以反对。

千百万逃离家园者正在绝望地讲述着他们的故事。他们厌倦了压迫、独裁与内战，他们厌倦了宗

教极端主义。他们只梦想着在自己的国家过上正常的生活。让我们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谢尔曼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被迫流离失所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今年，已有81.9万名难民和移徙者跨越地中海进入欧洲，其中半数以上来自叙利亚。这是2014年全年跨越地中海总人数的将近四倍。悲哀的是，约4,000人在试图这样做的途中魂归地中海。

联合王国致力于综合应对这一悲剧。作为欧洲对策的一部分，英国船只正在地中海上协助营救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绝大多数逃离叙利亚的叙利亚人没有跨越地中海，而是滞留在邻国。土耳其接纳了200多万人；约旦接纳了60多万人；黎巴嫩接纳了100多万人，占危机前该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联合王国赞扬这些国家做出慷慨努力，认为国际社会必须做出与之相应的努力。我们必须为这些国家境内的难民并为接纳国本身提供更好和更长期的支助。要想处理造成不正常移徙的动因，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的优先事项必须是减少那些迫使民众冒着生命危险踏上跨地中海危险旅程的压力。

当今叙利亚境内的形势极其黯淡。四年多来，叙利亚人受到轰炸，忍饥挨饿，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已有25万多人丧生，1 350万人、其中包括600万儿童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迄今，联合王国为此认捐的款额已经超过17亿美元，这是我们对单一危机做出的规模最大的人道主义响应。这些资金提供了2 000多万份口粮和250万次医疗问诊。它使25万名儿童能够在叙利亚境内和邻国就学。

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联合国对叙利亚今年的捐款呼吁甚至未收到半数款项。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明年2月，联合王国将与德国、挪威和科威特等国政府以及联合国一道，在伦敦主办一次叙利亚捐助方会议。我们将邀请世界各国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的领导人共同聚首，为满足叙利亚境内和邻国所有受影响者的需求筹集大笔新资金。我们必须共

同努力，找到推动从救济走向发展的长期资金与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满足更长期的需求，要支持创造就业和教育，让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以便逃离冲突的人不会无奈地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偷运者和犯罪网络的手中。

除叙利亚捐助方会议之外，我们还必须利用将于5月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商定满足那些因持久危机而流离失所者需求的更好和更具可持续性的办法。当然，我们同意：对于无法在本区域内满足其需求的人来说，我们必须提供庇护。迄今，联合王国已向5,000多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提供避难，我们还将重新安置直接来自该区域的另外2万多名最脆弱者。

然而，无论是重新安置还是更好的人道主义行动均不是长远的解决办法。导致民众被迫从叙利亚流离失所的冲突需要得到政治解决。这是结束冲突的唯一途径。正如今天许多发言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大家都必须致力于努力达成这种解决方案，支持建设一个包容、和平以及繁荣的叙利亚。

安达恩杰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主席倡议举行今天的辩论会。我们认为，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与复杂性，早就应该举行这次会议了。这种延误引发了围绕该问题的阴谋理论与分析，不出预料地表现为主流媒体中的各种遗漏与歪曲，特别是在欧洲。我国代表团深信，难民、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的悲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而非任何具体国家或区域的特定问题。移徙者正在离开中东和非洲而前往欧洲。其他人则离开中美洲而前往美国。这是一个人道主义危机。尽管如此，肯尼亚准备以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为具体重点，在这次辩论会中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看法。

我国代表团注意到，无论是关于难民、移徙者或是寻求庇护者的大多数讨论，均缺乏对人员流入与问题根源的背景了解。对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抵达地国家政策日益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主导性言论所重点关注的是眼前的问题、阻挡其通道的障碍以及

政府应对方面的困难。危机变得不太像政治冲突的结果，而更像是一个文化战场。针对这些蜂拥而至的野蛮而蒙昧的棕色皮肤侵入者——这是某些地方对这些人的描述——挖掘了以种裔划分的壕沟。另一些人则称此为“必须立即制止的雪崩。”

最为不幸的是，这正是欧洲各地极右派口口声声倡导的立场。这是道德的败坏。显然，对人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描述，来对待的。人性不是这样的。来自叙利亚和其它地方的难民、移徙者以及寻求庇护者理应受到符合国际标准的有尊严和富于同情心的对待与保护。我们必须保护他们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应拒不承担对成千上万移徙者的责任。那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我们需要的是团结，而非修建隔离栅栏、遣返和修订本国难民法。

肯尼亚接纳了605,364名受关切人士，作为恐怖袭击的受害者，我们对国家安全抱有同样的关切。最近在土耳其、黎巴嫩和巴黎以及更近期在尼日利亚和今天在马里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突出强调了我们在座各位对国家安全的优先关切，但是，绝不能让这些事件被用来让那些本已沦为受害者的民众再度受害。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以及所有特殊需要者。他们是无辜的。大多数人是为了寻求安全而逃离叙利亚境内的战争。我国代表团相信，不经适当程序而对寻求庇护者采取快速筛查和遣送至第三国、甚至拘留等限制性措施，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不能挑选出我们想要的难民，然后说我们不喜欢其他人。现在需要的是考虑长远的措施。

这是一个不会在短期内消失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否会让大会放心，还是会让一些代表团坐立不安。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来自叙利亚的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还会继续到来，直到我们找到解决该国冲突的政治办法为止。这就是现实。因此，我们应支持旨在找到持久解决这场冲突的政治办法的一切努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庇护系统的效率对于处理地中海盆地移徙者与寻求庇护者的问题将至关重要，

无论他们是来自叙利亚还是其它地方。国家庇护系统的存在是为了决定寻求庇护者是否确实符合国际保护的条件。但是，正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寻求庇护者和移徙者有权妥善享有适当程序。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难民署）呼吁增加和改进对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等现在收容了400多万叙利亚人的第一庇护国的支持，我们必须响应这一呼吁。肯尼亚欢迎难民署报告中所强调的人道主义融资做法的改变。我们注意到，全球的人道主义融资未与快速增加的需求保持同步。这是我们必需彻底变革之处，以确保各种发展行为体介入流离失所问题的各个阶段。

在这方面，难民署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牵头为叙利亚难民制订的《2015-2016年区域难民和复原力计划》可成为一个有益的框架。但是，鉴于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数仍在继续增加，我们必需加大融资力度。

最后，我国代表团认为，为避免叙利亚难民、移徙者以及寻求庇护者这种情形再次出现，我们在决定自身利益与本国政策时，必需三思而后行。

布拉夫人（希腊）（以法语发言）：首先，我愿代表希腊，谴责最近发生的各种恐怖袭击事件，并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我们的深切支持与慰问。

（以英语发言）

作为一个一线国家和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希腊欣见，今天，在联合国这个处理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最恰当论坛，大家一起交换看法，以提高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难民与非正常移徙者悲惨处境的认识，其重点是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

希腊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早些时候所做的发言（见A/70/PV.59），欧盟确实是各种混杂移徙流动的主要目的地。

我愿感谢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高级专员的全面发言，并借此机会感谢他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发挥的领导作用及其对希腊当局和政府的宝贵支持与合作。

我们正在目睹的前所未有的移徙与难民流动在东地中海和西巴尔干激增，同时，沿地中海一线的此种流动也持续不断。希腊地处欧盟的外缘，经历人员大批流入已有一段时间，但是，它们与最近数月的移徙流动根本无法相提并论。2015年1月1日以来，已有60多万来自叙利亚、阿富汗以及伊拉克的民众跨过希腊与土耳其的边界前往欧洲国家，其中多数人在希腊各岛屿登陆。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即70-80%是难民。

尽管最近数月承受着不对称的负担，希腊仍尽其最大努力，营救那些为逃离战争而在跨越爱琴海的船只上挣扎的难民，并且在继续这样做。我们为营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付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包括海上搜救行动，并在当地民众的帮助与动员下，在我们的一线岛屿以一种人道的方式对其进行收容。

正如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总理在9月30日秘书长举行的高级别会外活动上所指出的那样，导致这些移徙流动的原因是我们作为国际社会未能有效解决各种战争与冲突—无论其内部原因是什么。尽管其性质复杂，对这些冲突，必需在各主要参与方与区域行为体的充分承诺下加以政治处理。打击那些盘剥受苦受难民众的走私和贩运犯罪网络仍是一个优先事项，同时还需制止为武装冲突提供资金的其它非法活动，如文物的非法贩运。

我们未来将面临的挑战是处理移徙的内在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就是困苦与缺乏机会，并且要提供一个民众能够不用担惊受怕地生活并且实现繁荣的安全和稳定的环境。在此背景下，我们也认为，必须把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作为一个优先事项。

不应该让任何人因自己的国家变得难以维系以至无法有尊严地生活而不得不逃离。我们联合国负有处理这种局势的集体义务。与此同时，我们应努力处理移徙危机。处理移徙和难民危机是一种共

同的义务，它需要长期的全面战略与坚定不移的努力。必须本着一种团结与负责的精神来履行这种义务。

希腊认为，保护难民以及保护广义的人的生命是欧洲和国际价值观与原则体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我们有责任遵守各项国际义务和尊重人权。正如欧洲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在瓦莱塔首脑会议上宣布的那样，必须加强国际保护，而包括人道主义层面在内的援助力度必须加大。团结、责任、人性以及密切合作应该成为指导我们今后行动的准绳。

今天，我们面临着一场需要集体应对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与国际社会必须加大力度，解决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冲突，并且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支持那些接纳众多难民的国家和那些为减轻人类痛苦而殚精竭虑的联合国各机构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之一。鼓励更加慷慨的重新安置计划，以便来自多个区域的众多国家本着共担责任的精神更加积极地参与，这或许是可以抓紧时机加以审议的做法。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愿感谢主席召开今天的重要会议，以处理非法移徙、包括地中海上的叙利亚移徙者这个重大悲剧性问题。我借此机会感谢古特雷斯先生作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做的真诚努力，并特别对他在处理世界各地的难民问题以及为叙利亚难民调集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积极作用表示感谢。我们还愿祝贺新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并强调大会对他抱有信心。我们祝愿他成功完成他的艰巨任务。

昨天的非正式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听取有关如何应对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的不同意见。今天会议侧重于同一个问题，强调国际社会必须找到办法，解决作为这个问题根源的冲突。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为数众多的难民体现了冲突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目前，难民、流离失所者和寻求庇护者

人数已超过6 000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者的人数在过去十年增加了一倍，是自第二次大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联合国的报告表明，叙利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比世界上其它任何此类局势的范围更广，也更严重。超过25万人丧生，1 000多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许多需要援助的儿童。一半以上的叙利亚人口由于战争而被迫流离失所，这场战争现在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这意味着叙利亚难民总人数现已超过400万，使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接收国，特别是约旦、黎巴嫩和土耳其，以及伊拉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作出慷慨努力，并且为难民群体提供服务。这场危机已经超出它们的应对能力，由此对它们的社会服务以及基础设施和政府资源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这些国家面临冲突外溢造成的安全威胁。我们赞扬联合国系统和各个专门机构，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与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和在这个领域开展工作的其它国际机构一道作出努力，帮助难民。

国际社会一直在密切关注有关渡过地中海而抵达的叙利亚难民的大量新闻报道。叙利亚人的苦难在世界各地成为头条消息，特别是，叙利亚儿童艾伦·库尔迪躺在土耳其博德鲁姆市岸边的图像令人为之震惊。我们曾警告过叙利亚的战斗会造成什么后果，战斗已经导致人道主义危机外溢。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我们就支持安全理事会团结一致作出应对，因为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务。今年2月至12月间通过了三项有关叙利亚危机的决议。这些决议旨在通过开放边境，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进入，确保粮食和援助自由流动和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由此改善人道主义状况。然而，叙利亚当局拒绝合作，破坏了这些努力，并且加剧了悲剧。

我们支持维也纳会议取得的成果。我们希望于近期在《关于叙利亚问题的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最后公报》（见A/69/522，附件）基础上，达成政治解决办法。

科威特国自危机伊始就通过其官方和民间机构不遗余力地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于2012年、2013年和2014年举行了三次捐助会议来支助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成功筹措了70多亿美元认捐款。科威特捐助了13亿美元，其中90%捐给联合国专门机构。我们愿重申，科威特热切地要履行在各次国际会议上作出的自愿认捐。我们了解联合国机构在资金不足时面临的困难。我们赞扬提出的计划，尽管我们是一个小国，我们仍不遗余力地支持叙利亚人民。我们接纳了大批叙利亚民众，相当于科威特人口的11%。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体面的生活以及医疗保健、教育和就业机会。这些是我们努力向叙利亚人民伸出援手的一部分，他们有权享受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从而确保他们的体面生活。

我高兴地指出，科威特正与联合王国和挪威一道帮助组织将于2016年在伦敦举行的会议。我们希望，会议将动员国际社会作出努力来满足所有受叙利亚危机影响民众的需求，邻国也将得到支持。我们还希望，长期资金问题将得到解决，以便满足2016年及之后的需求。

格里马先生（马耳他）（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召集今天的重要会议。

马耳他赞同今天早些时候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

毫无疑问，欧洲目前看到的移徙者和难民激增情况在近期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对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地中海边的国家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现象。随着一波波男人、妇女和儿童从南部、现在还包括从东部涌入欧洲，越来越显而易见的是，欧洲面临巨大的移徙挑战，需要超越区域努力范围的解决办法。我们认为，必须考虑更广泛的国际应对措施。

上周，马耳他很高兴主持了一次首脑会议，在会议上，欧洲和非洲各国领导人共同讨论了移徙问题以及这个问题给两个大陆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从许多方面来说，首脑会议表明我们明确承认，移

徙现象只有通过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才能得到解决。实际上，该次首脑会议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欧洲和非洲领导人得以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这场难民和移徙危机，并且考虑到所有相关国家的关切。我们感到高兴的是，会议商定了一项行动计划。已经为这项计划分配了资金，时间表也已确定。现在，双方必须确保在首脑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得到实施。我们认为，瓦莱塔首脑会议是重要的第一步，将把欧洲与非洲的合作推向新的层面。

我们都知道，解决移徙和难民问题的办法很复杂，需要在多个层面采取行动。就我们地区而言，欧洲各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合作开展搜救行动，在海上挽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认识到，必须改善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合作，包括边境管理和打击冷酷无情的人口贩子和犯罪网络。这将意味着建立制度，以便有序处理寻求庇护者的申请，接收真正的难民，并且遣返不是难民的人。这将需要解决移徙的根源问题，包括增强原籍国的能力，使它们能够为公民提供更安全、有保障和可持续的未来。为此需要实现利比亚稳定和结束叙利亚冲突。

自从2011年3月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估计有30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在邻国或叙利亚本国境内寻求庇护。人道主义危机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字表明，叙利亚境内有870万人需要粮食援助，135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叙利亚的筹资需求是中东地区最高的，其总额仅在今年就达到1.77亿美元。我感到骄傲的是，马耳他通过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和第三次叙利亚问题国际人道主义认捐会议提供的财政捐款和我国《2015-2016年区域难民和复原计划》，在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发挥了作用。

也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简短地向离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及其继任者、离任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主任专员菲利波·格兰迪先生表示敬意，感谢他们多年来的领导工作和敬业精神，在日益具有挑战性的

时代指导他们各自办事处的工作。我祝愿他们在今后的任上一切顺利。

人们日益认识到有必要把援助难民的努力同支持东道国社区的活动结合起来。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和突尼斯不仅是最大的难民收容国，而且是区域稳定的支柱。除了向难民本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之外，这些国家需要获得强大的财政和其他支助，以便能够应付其教育和卫生系统受到的压力。必须继续鼓励各国政府和私人部门按照其各自能力加强援助力度，以支持受影响国家应对危机。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也是至关重要的。显然，没有一个国家或区域能够单独解决叙利亚危机。当人道主义系统在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挑战面前不堪重负时，更加需要综合处理全球人道主义和难民危机。

我们还感到，发展合作政策有必要与人员流动性问题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国家间的合作需要更有力地注重为人民创造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国家有一个前途，并使移徙成为一种选择而不是绝望之举。

今天的辩论会是在巴黎发生野蛮恐怖行动的仅仅几天之后召开的。这些袭击也触发了在欧洲和更远的地方就接受难民问题，特别是接受叙利亚难民问题，进行的辩论。很容易忘记今天许多难民面临的走投无路的现实。我们能够管理移徙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共同努力，并把我们的原则付诸行动。我们的目的必须是解决地中海脆弱民众的困境，反思我们应对全球危机的集体措施，商定一个共同办法并采取具体步骤，以便移徙成为我们各国人民之间的积极交流，而不是所有人的悲惨损失。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会议我们将走上这条路。

班斯利曼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大会主席莫恩斯·吕克托夫特先生阁下召开关于“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特别强调叙利亚寻求庇护者”的本次全体会议。

突尼斯重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的通过。我们强调那些要求以规范、安全和负责任的方式便利移徙和人员流动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认为，移徙与发展是相互关联的。旨在促进国际和区域发展的目标，必须承认人员流动为解决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挑战所带来的机遇。

突尼斯主要是一个原籍国，我国十分之一人口住在海外。他们的汇款估计占国民总收入的5%和我国外汇储备的30%。突尼斯政府正在起草一项战略，以促进突尼斯人有规范的移徙并增进他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这项战略的目的是保护突尼斯移民的利益和权利，防止非正常移徙，并保护外国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同时，我们继续起草一项国内人口贩运法。估计我国侨民的80%居住在欧洲。我们向我们在地中海和欧洲的伙伴保证，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加重视我们联合政策中的人的层面，以及在移徙、发展与就业的协调管理之间的联系。我们还认为，在打击非正常移徙的同时要尊重人权，并协助欧洲采取有利于我们集体利益的程序。

过去几年来，突尼斯接受并收容了大量涌入我国的逃离利比亚的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尽管面临国内的困难局面和多变的区域局势，我们目前收容了100多万人，因为我们义务展示团结精神。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危机对东道国社区的国家增长率和福祉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赞扬我们的朋友和伙伴，包括捐助国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支助，帮助我们建设民主。这项支助是至关重要的，使我们能够注重可持续发展和从事人道主义发展活动，并且这将有助于我们建设我国机构和社区的能力。

移民的涌入意味着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所有壁垒的崩溃。还导致数以千计的人在地中海溺死。这些人逃离自己的家园，在欧洲寻找更好的机会。其中一些人继续跨越地中海，这向我们提出警示，除非我们帮助他们，否则可望有更多的人丧生。今年，突尼斯为成千上万乘坐橡皮艇到达我国海岸的移民提供庇护，尽管突尼斯既不是他

们的过境国，也不是目的地国。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我国设法帮助这些人，并且我国维护了弱势者的尊严。我们重申，有关国家在地中海开展搜寻行动是极端重要的。我们知道，乘员超载的筏子正在危险地从利比亚和叙利亚穿越地中海，仅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这必须促使我们扩大我们的努力。除了满足其直接的需求之外，我们必须解决他们逃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以便协助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我们重申，必须找到解决利比亚和叙利亚危机的政治办法。我们必须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从根本上努力解决移徙问题。必须找到解决本大陆难民和移徙问题的永久办法。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具体办法是在收容国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接待设施，并为其安置、家庭团聚和自愿回返提供便利。

数十年来，由于冲突、战争、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等，非洲大陆掀起被迫流离失所的浪潮。尽管经济困难和资源有限，它还是接纳了全世界所有难民的三分之一，而这两个困难妨碍我们向难民提供行使其基本权利所需的全部援助。因此，在减轻非洲大陆的负担方面，我们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在非洲大陆，各国和各社区正在接纳越来越多的难民。我们应制定合作政策，以此规定资金筹措工作应立足于责任分担、尊重人权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这种方法是旨在保障可持续发展和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各类国际合作的基础。

迈内劳俄先生（塞浦路斯）（以英语发言）：塞浦路斯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我愿以本国代表的身份作补充发言。

首先，我要赞扬主席召开本次及时的辩论会。每天都有报道称，人们逃离家园，不顾一切地寻求安全处所，这确实骇人听闻。地中海正成为在冒险征途上以悲剧告终的数百名难民的海上墓冢。

在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广泛讨论了消除这场人道主义灾难根源的必要性。我们都赞同亟须全面政治解决冲突，促进和平、稳定和人人权，坚定不移地恪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创造促进繁荣和发展的条件，并消除贫困、饥饿和环境恶化现象。

塞浦路斯地处动荡和骚乱地区的中间地带。我们应对这场危机的努力主要立足于人道主义和我们根据国际法负有的义务。这些人不仅仅是劳瘁贫贱的潜在非法移民群体，他们还是有权获得人道和尊严待遇的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已成为仇恨、原教旨主义、侵犯其人权和基本自由、宗教及民族歧视和迫害的受害者。他们不能因为麻木不仁或者忽视人道主义因素的政策再度沦为受害者。

作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欧盟在支持有需要的国家方面，发挥着主要的人道主义作用。我们也赞扬负责国际移徙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彼得·萨瑟兰先生所做的工作，并赞扬其他联合国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所作的努力。有鉴于问题之严重，我们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并调集一切可用的资源。

我们最近组建了国际移徙组织（移徙组织）塞浦路斯办事处。该办事处的组建正当其时。我们配合移徙组织处理移徙问题，特别是在自愿回返和人口贩运方面以及欧洲移徙网络的框架内。

对于任何有效应对当前挑战的对策，和平都是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不受其毁灭性的影响。这一问题长此以往，将会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并产生严重的政治、社会和安全影响。鉴于我们邻近正在进行的战争，在若干场合，我们表示深为关切日益迫近的渗透和蔓延的危险及其破坏性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目睹这一担忧的可悲证明。如果这一态势保持不变，我们非常担心还会出现最坏的局面。

最近的恐怖袭击可悲地凸显出我们共同应对这一艰巨挑战所应有的紧迫感。

伯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这场人间悲剧的规模之大，要求国际社会不断重点关注这一问题。承担叙利亚冲突代价的是成千上万的丧生者、另外数百万流离失所者，以及面临中断学业、接种不足、营养不良、伤害、创伤和死亡的一代儿童。显然必须帮助那些备受煎熬的人，也显然必须消除冲突的根源。这场冲突现已进入第五年。亟需一项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希望，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能够为达成这一解决办法铺平道路。

至于那些被迫逃离的人，他们需要安全与合法的移徙途径。在地中海丧生的人数持续增长。我们确认，叙利亚冲突周边的国家，尤其是土耳其、黎巴嫩、约旦、伊拉克和埃及，都作出巨大努力，接纳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澳大利亚将继续尽己之力，支持流离失所的民众及其收容国。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能够为安置亟需帮助的人提供安全通道。本周早些时候，第一批难民抵达澳大利亚，等待安置，这是我国政府为安置12 000名逃离叙利亚和伊拉克冲突的难民所作承诺的组成部分。除了这些难民以外，今年还根据澳大利亚的人道主义安置方案安置了13 750名难民。澳大利亚有着欢迎难民的骄傲传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逾825 000名难民来到澳大利亚。我国社会证明了难民在文化和经济上做出的贡献。

同时，澳大利亚在安全理事会强烈主张采取行动，通过改善人道主义准入来缓解叙利亚境内的苦难。我们仍深为关切的是，两年来，在许多情况下，数百万人获得有限的救命援助或者无法获得这种援助。面对这些挑战，国际人道主义和安置系统捉襟见肘。必须开展更多工作，对此给予支持。但确定冲突本身的起因，达成政治解决办法，是同样紧迫的。国际上必须开展共同努力，制定人道主义、发展、安全和政治方面的议程。我们必须为移民提供安全、合法和有序的途径。澳大利亚将继续发挥自身作用，帮助国际社会应对这项全球挑战。

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鉴于最近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克罗地亚，向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政府和所有受害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同情与慰问。

克罗地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我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此次移民和难民危机的规模是70年内未曾见到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挑战。除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之外，它对许多会员国——不论其大小、发展水平或地理位置如何——均直接造成巨大影响，突显出这次危机真正的全球性质。自今年9月份以来，超过42.3万名移民和难民沿着所谓的西巴尔干路线，途经克罗地亚进入欧洲联盟，并且一路前往西欧和北欧。目前，每天仍有大约6 000–7 000人进入克罗地亚。

我们已采取多项措施，纾解他们的困境，并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请允许我简要举几个例子。克罗地亚建立了中转和接待中心，为移民和难民提供食物、加热帐篷、衣物、卫生用具、免费无线网络和医疗服务。我们正在为移民进行登记，并且为妇女、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照顾。我们依然致力于确保为所有穿越克罗地亚的难民和移民提供人道待遇，并确保尊重其人权。

不幸的是，对我们来说，这并非第一次难民危机。在20世纪90年代的战争期间，克罗地亚就接纳并照顾了超过50万名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我国许多国民，尤其是住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边界地区——该地目前已成为主要的难民过境点——的国民，依然记得他们自己曾经被迫背井离乡的经历。竭尽全力挽救生命和提供帮助，是我们的道德义务和作为人的义务。但我们不能单打独斗。我们坚信，只有采取一种综合协调的方式，才能解决目前的危机及其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在人道主义层面，还是在安全层面，都是这样。在这方面，我们坚决支持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级采取一种包容各

方的有效做法。在寻找适当和有效解决方案以应对当前危机时，所有国际行为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为此，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合作十分重要，我们必需加强努力，确定并找到解决这次危机根源的办法。我们必须加强外交参与，找到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的持久政治解决办法。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长期稳定与繁荣也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我们欢迎最近在维也纳举行的会谈，并表示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我们必须加大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尤其是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打击激进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

我们还必须根据《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更加侧重于发展方面的努力，支持可持续发展及其机制，以改善实地的条件，更好地限制移徙的推动因素。我们亟需适当调配资源并加强人道主义援助，尤其侧重于支持那些接纳了绝大部分叙利亚难民的国家：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我们赞扬它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还必须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偷运移民和贩卖人口的力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民的补充议定书》至关重要。人们的困境和悲惨遭遇被人无情地利用，而贩运者们正在操控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勾当。尤其对于贩卖儿童这种在东地中海-西巴尔干沿线广泛蔓延的现象，我们必须采取零容忍立场。

尽管移徙挑战并非新鲜事物，难民和移民也始终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单从规模上，这次危机就再次令我们难以招架。在这数百万人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要考虑自己家庭的未来。即使我们可能注意到这次危机的安全威胁和其他挑战，我们也不能依然对他们的痛苦熟视无睹。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没有哪个会员国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我们希望，这次重要而及时的辩论会将增强我们的决心，通过使用所有适当的国际文书，找到决定性的解决方案。联合国及其机构的作用依然是至关重要的。

于尔根松先生（爱沙尼亚）（以英语发言）：爱沙尼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

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移民和难民数量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叙利亚和伊拉克部分地区破坏性的冲突，以及阿富汗、非洲之角、西非和利比亚的贫困和动荡，导致大量人口背井离乡。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在近期内是没有希望返回家园的。

这是一次全球性危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到2014年底，全世界被迫流离失所者已达到创纪录的约6 000万人。许多人被邻国接纳，而这些国家本身也经常面临困境。空前数量的难民和移民也在寻求欧洲的保护。2015年，已有100多万名难民和移民跨越边界进入欧洲。由于这是一项全球性挑战，我们必需在所有层面共同应对。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的、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爱沙尼亚支持欧洲联盟为应对危机所作的努力。我们共同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挽救生命，确保有需要的人获得保护。第二，我们还致力于解决移民流动的根源问题。第三，我们正在打击对偷运和非法贩运负有责任的有组织犯罪。爱沙尼亚将主要通过人道主义援助和多方发展合作的方式，继续支持陷入危机的国家，并且应对移民的根源问题。爱沙尼亚还通过参与安全理事会第2240（2015）号决议授权的欧洲联盟行动，打击有组织犯罪。

凯科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近几个月来，前往欧洲的非正常难民和移民潮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奥地利是受此事态发展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我们深知，欧洲之外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与脆弱国家或持续冲突地点毗邻的国家，

继续收容大量难民、流离失所者和移徙者群体，我们高度赞扬它们为此付出的巨大努力。鉴于长期的危机局势、如叙利亚的局势越来越成为常态，我们认为需要加强人道主义行为体与发展行为体之间的合作。因此，我们应探讨是否可能从发展工具方面获得更多的资金，供收容难民的国家和地方社区使用。

公然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平民使用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武器，是人们被迫离开家园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为此采取行动，将叙利亚局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此外，有必要开展国际一级的合作，以便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增强收容国的保护能力，并为流离失所人口和东道社区创造机会，包括创收、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机会。

虽然我们承认各大陆之间和各大陆内部的移徙与流动可能带来好处，但我们必须铭记，唯有进行适当管理，才能确保移徙潮带来这些好处。这种管理必须以团结、合作和分担责任为指导原则；有鉴于此，奥地利欢迎秘书长今天上午宣布的高级别倡议（见A/70/PV.59），尤其是2016年3月将举行安置及其他问题会议和9月将举行高级别峰会。

强迫流离失所和非正常移徙破坏了完善管理的移徙与流动的可能性。我们需要采取综合办法来解决根源问题。有必要开展宣传运动，以提高人们对非正常越海、偷运移徙者和贩运人口的高度风险的认识，还需要传播关于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预期生活条件的更切合实际的信息，这样做很重要。正如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中已经提到的那样，只有采取平行的有效措施来制止非正常移徙潮，才能推进正常的移徙与流动渠道。非洲和欧洲国家最近在瓦莱塔首脑会议上批准的联合行动计划可以成为综合办法的样板。改善经济和社会视角、支持善治和培养复原力，必须是共同行动的核心。为此，必须提供适当的供资工具，如欧洲联盟（欧盟）应对叙利亚危机区域信托基金和新设立的欧盟促进非洲稳定和从根源上解决非洲非正常

移徙和流离失所者问题紧急信托基金。除欧盟的集体贡献之外，奥地利也为这两个基金提供了双边捐款。

最后，我要强调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重要性。为了拯救生命和减轻数百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遭受的磨难，我们需要在全国范围迅速停火，并且需要一个坚实的政治进程。我们希望维也纳会议能让我们更加接近这样的结果。

阿勒萨尼女士（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们感谢将本项目列入本届会议议程。我谨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和大会主席的开幕词（见A/70/PV.59）。

最近对如何化解难民和移徙者危机开展了多次深入的讨论；我们尊重在此问题上的所有立场和观点。然而，日益严重的难民和移民潮形成的国际挑战，是许多区域、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冲突造成的，这需要采用一种基于国际人道主义法、难民法和人权法的办法。难民、尤其是海上溺亡者凄惨的画面清晰地展示出逃离战争者面临的悲剧。这些画面凸显出难民的绝望、他们渴求得到保护以及希望过上体面生活，所有这一切导致他们不顾种种可怕的危险。如果要成功化解难民危机，国际社会除必须解决驱使人们逃离家园的原因外，还必须处理其根源，而且必须不遗余力地保护逃离冲突地区暴行的人的生命，并且确保难民和移徙者得到有尊严的待遇。

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卡塔尔国曾谈到过这场危机对人道主义状况的潜在影响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后果。迟迟不对这场危机作出反应，导致情况恶化，引起叙利亚人流离失所或逃往邻国和遥远的国家，包括欧洲。在没有找到可持续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国际社会需要保持警觉，并且制定应对难民危机的计划。我们谨表示感谢叙利亚的邻国，尤其是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这三个国家的能力已经捉肘见襟。我们感谢欧洲国家为收容叙利亚难民、为其提供保护和减轻其痛苦所作的努力。如果

我不表示我国感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先生及其办事处，以及为帮助移徙者和难民而不懈工作的联合国机构所作的努力，那就是我的失职。

卡塔尔致力于帮助叙利亚人民，并且不遗余力地向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提供救济。我们继续通过包括与收容国在内的双边渠道和联合国提供支持。我愿在这里指出，自危机开始以来，居住在卡塔尔国的叙利亚人现已超过54 000人。此外，卡塔尔重视叙利亚儿童的教育以及防止他们遭受剥削，自2012年以来，已为逾60 000名叙利亚儿童提供教育。作为第三次叙利亚问题国际认捐会议期间所作认捐的一部分，卡塔尔与人道主义协调事务厅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协作，设立了叙利亚难民职业培训基金。我谨赞扬科威特国主办认捐会议，这为向叙利亚人民提供支持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期待将于2016年2月在联合王国举行下一次认捐会议。

卡塔尔国继续推进寻求政治解决办法的国际努力，以捍卫叙利亚人民的权利并维护叙利亚的地区完整性。我们将继续支持为处理危机根源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所作的所有国际和区域努力，而且将不遗余力地与我们的伙伴协作，以减轻难民、移徙者和流离失所者遭受的苦难。

艾尔玛杰尔比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十分高兴地表示，我感谢主席组织这一重要的会议，来讨论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局势。过去数年，我们目睹由于武装冲突被迫离开家园的难民人数空前增加。男人，妇女和儿童为了逃离其本国悲剧性的不安全局势，冒着生命危险踏上危险的旅程，坐着破旧的船只跨越地中海，前往欧洲，其人数已经悲剧性地增加。

尽管我们承认接收这些难民的国家承担经济、社会和安全方面的压力，但我们绝不能忽略难民在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我们也应当铭记，国际社会有道德义务和人道主义责任来支持难民，援助他们，并承认他们在原籍国的困境。

因此，我们应当欢迎他们，尊重他们的权利，并给予他们必要的援助，使他们在目的地国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我们大家都知道，非法移徙现象无法单靠一种处理安全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也无法以一种仅仅处理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内的问题的办法而切实得到解决。我们必须处理原籍国和遭受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和贫困的地区内的问题。我们必须通过一致的国际努力来支持这些国家，向它们提供所需援助，从而帮助实现社会安全与发展。

我们期待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联盟国家有一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与相关国家和区域组织协商，协助解决这些武装冲突，并且为原籍国提供发展援助。我们必须设法阻止来自非洲和亚洲的非法移民潮，他们正经由地中海前往欧洲，并且阻止地中海溺亡人数的悲剧性增加。我们必须遏制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然而，这一努力必须尊重国际法原则，尤其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别国内政。

总之，我们要指出，国际社会若要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任何进展，就必须帮助相关国家克服其种种问题，改善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从而体现于其公民的生活方面，并使它们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欢迎最近在马耳他举行的非欧首脑会议所取得的成果。我们希望该首脑会议及其成果将有助于减少非法移徙者涌入欧洲，尤其是为援助非洲国家打击非法移徙现象而设立金额为18亿欧元的信托基金之后，能够减少移徙人数。

我们要向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联盟强调，仍然有可能将经由地中海南岸的非法移徙人数维持在最低水平，并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拯救生命。这可以通过欧洲联盟与利比亚政府之间共同合作，帮助后者维持对利比亚全境的充分控制而得以实现。如果不武装利比亚军队，启动警察，并解除民兵武装，从而保护利比亚政府机构不受到控制用于偷渡的船只的犯罪团伙的支配，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

利比亚当局正在发挥其充分的作用，来保护移徙者，并配合欧洲联盟在地中海上拯救生命。我们认为，利比亚的稳定与安全将使该地区其他国家因经济和安全前景而获益，因为利比亚在当前是一个过境国，一旦实现普遍安全并重振其经济，则可以容易地再次成为目的地国。一旦该国及其基础设施得到重建，实现普遍安全并重振其经济将是有可能的。利比亚届时将能够再次成为一个非洲人民寻找工作的目的地国。

曾德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我们感谢主席组织本次会议，以期提高全球对地中海盆地非正常移徙者悲剧的认识，并特别注重寻求庇护的叙利亚人。我们还要感谢他昨天举行非正式辩论会，该会议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并提出许多建议。与被迫流离失所和移徙相关的问题是重大的全球挑战。

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瑞士深感关切的是，这一问题规模很大，对国际社会、包括对维护和尊重人权构成了复杂挑战。我们要提出四点意见，我们认为，它们对审议国际社会作出努力至关重要。

第一，尊重人权、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必须始终是我们关切的核心内容。

第二，没有一个国家或组织可以单凭自己的力量解决人员流动所产生的复杂挑战。只有通过所有行为体，即国家以及国际、区域和国家组织、民间社会以及移徙者自身共同合作的精神，才可能形成具有建设性的措施。联合国可以在这一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同一背景下，我们欢迎四方机制所体现的政治领导力，并欢迎秘书长今天上午提出的路线图（见A/70/PV.59）。

第三，比以往更为重要的是，各国必须采取一种综合方式来处理移徙问题，既要考虑到移徙所构成的挑战，又要考虑到它的益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与移徙相关的行为体之间建立联系，以便形成一种更加协调的移徙政策。

最后，我们不能单单是作出快速反应，也必须采取步骤防止发生进一步的人类悲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号决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提醒我们对人员流动需要采用一种长远的看法，即移徙是在安全且规范的环境中进行，移徙是一种选择，而非无奈之举。

瑞士除了不断支持联合国与国际社会旨在寻找政治解决叙利亚冲突的努力之外，还通过人道主义项目和发展项目提供支持。当前流离失所局势提出了人道主义问题以及与保护相关的问题，还有关于人权、建设和平以及发展的问题。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必须保持尊重国际法，并且必须找到政治解决办法，以便处理造成被迫流离失所的根源。瑞士通过其“地区内保护”项目，进一步扩大了在中东地区的参与力度，其目的是支持难民首先抵达的国家努力保护处于脆弱处境的难民和移徙者。

瑞士已经投身其中，并且与今天在这一大厅出席会议的所有行为体一道，随时准备好作出更大努力。自2011年以来，我们已经提供了2亿多瑞士法郎应对叙利亚危机，并接纳了约9 000名叙利亚人。瑞士还将接纳大约3 000名需要保护的叙利亚人。此方案是我们参与的欧洲重新安置和搬迁方案的一部分。已采取其他措施打击人口走私者和贩运人口者，支持巴尔干的过境国并与包括非洲之角和北非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合作。

最后，我们也要强调移徙者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工作的重要性。他的报告中所包含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向前迈进的重要想法。

洛迪女士（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今天讨论的项目的标题经过精心设计，这表明了目前从中东和非洲的冲突地区涌向欧洲寻找想象中安全的人流所引起的道德困境以及相互冲突的利益和反应。人道主义苦难正日益与政治壁垒以及宗教和伦理偏见相对立。移徙者、寻求庇护者和难民在法律上的细微差别损害了人类团结。现在，巴黎

发生了我们都明确加以谴责的可怕的恐怖主义袭击之后，令人遗憾的是，一些人煽动恐慌，以强调歧视，削弱人道主义并传播仇恨和对伊斯兰的仇视。一些人公然宣称，他们将不接受穆斯林难民或寻求庇护者。同情是不分宗教的。成千上万涌向欧洲的难民逃避的恰恰是上星期五出现在巴黎的同一种恐怖、死亡和骚乱。

再次呼吁全世界肩负起对这些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所经受苦难的政治和道义责任并不为过。是的，贫穷是移徙和冲突的一个驱动因素，而治理不善和压迫属于另一方面的原因。但我们应该承认，对几个区域国家内政的错误军事干预加剧了肆虐于中东和非洲的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危机和冲突。历史和时事都证明，外国干预造成更多混乱和暴力，破坏内部和外部稳定的既有结构，摧毁国家并使民众流离失所。

难民危机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最主要的人道主义和政治问题之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影响今后几十年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和社会趋势，要么连接各种文化和文明，要么造成它们的分裂。它构成了对我们所有人都大力拥护和传播的人权和人道主义价值观的严峻考验。我们希望，今天的讨论将体现出各国和全世界就当前人类危机所作决定的紧迫性和巨大的战略重要意义。我希望，这次讨论将产生清晰、坚决并团结一致地应对这场危机的明确建议，提出一种及时、始终一贯、全面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以人道主义原则、人权，以及国家和全球责任为基础应对措施。

首先，至关重要的是人道对待涌向欧洲沿岸的人潮。我们赞扬冲突地区的邻国为他们提供住所。我们支持这些国家的开放和慷慨，它们不仅保持开放的边境，而且保持开放的心胸。但目前的难民危机确实超出了单个国家的能力。危机规模巨大，需要综合性的区域和全球对策。很显然，难民在其境内寻求庇护的各国将需要公平分担负担。为接收迫切需要保护的人设置固定上限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怎么处理不符合标准的人？要求他

们返回吗？这是否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每一个难民和寻求庇护者都有权得到保护和人道对待。国际法不允许基于种姓、肤色或信仰或出于其他任何考虑的歧视。对于那些拒绝任何一种特定信仰难民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必须受到质疑。任何试图按照不同族裔来区别对待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行为从法律、政治和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为了遏制涌向欧洲的难民潮，需要向涌入邻国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的数百万难民提供大规模紧急援助，照顾他们。大多数到达欧洲的难民都是从这些国家出发的。这种做法也适用于仍生活在巴基斯坦的300万已登记和未登记的阿富汗难民。到达欧洲的难民中有大约20%是阿富汗人。遗憾的是，为那些身处邻国的难民提供的国际援助以及对联合国关于提供其维生资源的呼吁所作出的回应，说得委婉一些，一直不够充分也不够慷慨。

第三，必须创造条件使难民能有尊严地、和平地重返家园。必须促进制定政治解决方法，以便制止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冲突。作出妥协也许是艰难的，但却至关重要。为和平与谈判设定固定的先决条件是解决持续冲突和混乱的药方。必须尊重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权利。任何一个大国或大国组合的政治霸权都无法构成该地区持续和平的基础。

最后，当历史对我们作出集体评判时，让我们确保自己不被判定为没有人性。让我们齐心协力克服这一人道主义灾难。我认为，我们共同努力就会取得成功。

马哈穆德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境内流离失所者有750多万，难民有400多万。死亡人数已达将近25万，还有更多人受伤。这些不仅仅是数字。他们是丧失自己的生命，或失去父母、儿子或女儿的人；他们是逃离家园，失去未来的人。这就是叙利亚危机——近期历史上一场最残酷的长期人类惨剧——造成的影响。

自叙利亚危机从2011年3月开始以来，本地区各国目睹了大规模流动的被迫背井离乡的难民。30多万叙利亚人来到埃及，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将其中大约13万人正式登记为难民。安全理事会第2139（2014）号和第2165（2014）号决议将埃及称为接收难民最多的5个国家之一，其他4个国家是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和伊拉克。

尽管由于过去4年间埃及和本地区的事态发展，埃及的经济和基础设施已不堪重负，但我国人民和政府叙在叙利亚危机之初就作出决定，让我们的叙利亚兄弟免费和充分地获得给予埃及人的同样的公共服务：相同的卫生保健、初级教育和高等教育服务。这些服务都得到了大量补助，通常几乎是免费的。因此，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数据，在本地区的东道国中，埃及的叙利亚难民儿童的入学率名列前茅：63%接受早期儿童教育，85%接受初等教育，以及70%接受中学教育。

和许多东道国接收的突然涌入的难民不同，埃及的叙利亚难民生活在收留难民的社区内。我们没有难民营。这使准确统计难民的确切人数变得更加困难。难民的确切人数或许远远超过官方数字。这也使人们更难以准确评估难民和埃及的收留难民社区的需求。作为我们初步评估努力的一个例子，并根据对埃及境内叙利亚难民数量的最低估计，我们确定，在补贴这一项中，叙利亚难民给埃及2014-2015年度预算带来的财政负担可能达到接近10亿埃镑，或近1.4亿美元。

拯救躲避战争暴行的叙利亚人的生命应当是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因此，我谨感谢各难民收容国为我们叙利亚兄弟提供帮助、援助和栖身之所。我还谨感谢在叙利亚境内工作或帮助叙利亚难民的各位救济工作者、各组织和机构正在开展的崇高工作，并感谢各捐助方。在我们欢迎和鼓励联合国以具有复原力的办法应对叙利亚难民危机和收容社区需求的同时，我们看到，有关国际机构和方案的资金短缺依然是国际伙伴和捐助方必须应对的一大挑战。我们大家是居住在同一星球的伙伴。处理此类

悲剧的后果依然是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最发达会员国必须分担的沉重负担。必须确保对人权行动的充足、可预测和有效的供资，而且应增加目前在第三国重新安置的难民数量。

我们有责任处理这场难民危机的当前和今后的后果，并找到叙利亚人目睹的各种悲剧的解决办法——他们为了躲避冲突逃向大海，真的认为公海比他们的祖国更安全——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另一项重大责任，即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源。这就把我们带到所审议事项的政治层面，并且应当使我们所有人集中精力寻找唯一的解决办法，以便能够使叙利亚的母亲们不再甘愿带着她们的孩子踏上一段显然会危及生命的冒险之旅——横渡地中海。

过去几年表明，不能也不应通过军事手段或偏袒某一特定方来解决叙利亚境内冲突。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政治解决这一危机，在最近的维也纳会议期间，期待已久的机会之窗得以开启。因此，我们强烈鼓励维也纳会议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坚定地推进该进程，并且牢记，向前迈出的每一步和有关各方之间达成的每一项妥协都将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南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谨首先诚挚感谢主席发挥领导作用召开今天的会议。我还谨赞赏秘书长在其发言中确定该议题的五个优先领域。我还感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先生富有见地的发言。

由于叙利亚境内危机久拖不决，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正在面对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和难民危机。正如许多发言者今天指出，为应对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解决其根源。第一，不言而喻，政治解决这些危机至关重要。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对寻找此类解决办法负有主要责任的国际机构——未能在过去四年中起而应对这一挑战。日本将于明年加入安全理事会，我们已准备好尽我们所能，以确保我们担负起自己的那份责任。我们欣见最近在维也纳取得了进展。

第二，和平与安全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关。最近，在联合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就和平、安全与发展议题举行了一次公开辩论会（见S/PV.7561）。我们在这些问题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的目标16应当是倡导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与包容性社会，这一共识是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需要以综合和包容性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在安全理事会、大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本组织各基金和方案的理事会、建设和平委员会和人权理事会的讨论之间保持连贯一致。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摒弃各自为政的做法。为此，对和平与安全问题的负有主要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尽管大会在该领域也承担着很大的责任。

第三，我们必须弥合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之间的差距，这是一个我们已讨论了二十多年的问题。日本作为人的安全的坚定拥护者，一直强调连贯援助的必要性。我满意地注意到，许多联合国机构现在提倡人道主义和发展行为方从一开始就共同努力。在这方面，日本在最近的一般性辩论期间宣布（见A/70/PV.16），我们今年将捐助大约8.1亿美元，用以援助来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此外，我们将着重加强我们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之间的联系，并创造一个有利于捐助方与收容社区之间开展密切协作的环境，以便难民能对其收容区域的经济增长作出贡献。我们希望，在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前夕，有关讨论将进一步展开。

第四，我们必须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解。为此，我们必须体现并鼓励包容精神。同样重要的是，要加强宗教和宗派之间的对话。日本一直在通过邀请伊斯兰教利益攸关方就不同宗教间对话和温和伊斯兰教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交换看法，来推动形成相互谅解和包容精神。

最后我谨强调，日本致力于本着同情、休戚与共与合作精神，努力解决这一重要问题。我们期

待着与其他会员国、联合国机构和各利益攸关方合作，筹备明年2月的伦敦捐助方会议、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和明年9月的首脑会议。

弗朗基内特女士（比利时）（以法语发言）：
比利时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今天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见A/70/PV.59），我谨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我们不能继续对成千上万人死去无动于衷，无论这发生在地中海或是其它地方。我们面对的是一场与避难和移徙有关的史无前例的危机，这场危机无疑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一项涵盖若干领域的全球对策。我谨提及四点：第一，我国应对这场人道主义危机的努力；第二，打击贩运者的斗争；第三，我们处理导致移徙的深层次原因的战略；以及第四，收容国的责任和它们之间的团结。

首先，需要负责任地处理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与其它国家一样，比利时正在参与这项努力。我国正在收容大批难民，不论是作为全欧洲难民再分配努力的一部分还是仅仅因为他们已经抵达比利时领土。比利时还支持国际社会努力响应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的需求，不论他们身处本国还是邻国。为了应对这一紧急情况，比利时发放了375万欧元的额外援助，从而使我们2015年的援助总额达到517万欧元。

除了为周边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还必须制定计划，以加强收容国长期接收混合移民潮并使之融入社会的能力。今天，我国与国际移徙组织合作，正在布鲁塞尔举行一项题为“探讨解决紧迫移徙和难民危机的可持续办法”的公众外联活动，比利时发展合作大臣亚历山大·德克罗参加了活动。这项活动将重点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加强正在收容混合移民潮的邻国能力，以确保这些国家能够为在被迫移徙情况下抵达的移民提供长期保护并使之融入社会。

我现在谈谈制止那些无耻地利用数百万人的不幸和绝望发财的人的迫切性。我们需要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打击形形色色的贩运者和偷运者。有鉴于此，比利时最近为欧洲联盟“索菲亚行动”提供了一艘护卫舰，这项行动的使命是在地中海防止难民溺亡并打击贩运者。

当然，如果不解决造成移民现象的根本原因——不论其是政治性质还是经济性质——就无法持久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急需找到各地危机特别是叙利亚境内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必须继续我们的发展努力，不仅作为主要以最穷国为重点的发展合作的一部分，而且还要为此支持经济发展和善政。在这方面，请允许我回顾最近欧洲联盟和非洲国家在瓦莱塔举行的峰会的成果，对此若干发言者已有提及。该峰会商定，将建立一个信托基金，以促进稳定并消除非法移徙的根源。比利时政府决定为该基金提供1 000万欧元初步捐款。

原籍国和过境国之间的持续对话也不可或缺，特别是涉及欠发达国家时。我国在若干此类国家派驻了大量人员，并打算在今后数年中保持这一存在。根据我们与欠发达国家协作的战略选择，比利时决定将我国官方发展援助的至少50%分配给欠发达国家。

最后我谨呼吁保持警觉。我们必须警惕把不同问题混为一谈的过分简单化的论述，特别是试图把移民问题与恐怖主义祸害等同起来的论述。我们无法通过铁丝网和围墙解决移徙问题；相反，我们需要采取公平、富有凝聚力和人道的政策。制定避难和移徙政策是各收容国的责任，但也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团结精神。众多男女老幼为了躲避战火和迫害，除了逃离其原籍区域，别无选择。他们理应得到国际保护，我们必须借助我们签署且决心捍卫的各项国际协议，为他们提供这一保护。

最后，我们不应在本次广泛的辩论中忽视这一事实，即，移徙问题若应对得当，可以对所涉各方——不仅对收容国和目的国而且最重要的是对移徙者本身——产生积极的影响。

Al-Otoom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
请允许我首先表示感谢和赞赏主席举行本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以提高全球对整个避难和移徙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避难危机即叙利亚难民问题的认识。

首先，我们必须在国家和政府层面提高对移徙和避难涉及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在政府层面，各国必须认识到收容国政府和收容社区正在面对的各种严峻挑战，这样我们才能有效落实负担共担原则。一些国家政府正在支付巨额费用，这已不再是秘密，而且，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国际人道主义努力已无法跟上当前这场危机的悲剧性快速发展。

传统解决办法已不再能够遏制当今多重危机的影响。必须作出切实的努力，而不只是口号和承诺。联合国机构和有关人道主义机构必须与会员国有效合作，以提高对与收容国政府合作的认识。我们还呼吁捐助国和联合国机构及其它有关人道主义机构调整其战略，以适应我们正面对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的事实。当务之急是，要从紧急救济方案转向复原方案，这将使难民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并将有助于他们在条件一旦许可时返回家园。

在国家层面，鉴于最近的国际和区域事态发展，尤其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必须提高人们对难民真实形象的认识。他们是被迫躲避冲突和恐怖主义暴行的弱势者。因此，必须努力避免把难民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挂钩的成见，并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到秘书长各位特别代表——尤其是负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作用以及防止灭绝种族罪行和保护责任办公室的作用，此举有助于向所有人澄清难民遭受的苦难，包括所有难民、尤其是最容易受到剥削的人——即妇女与儿童——的特别需求。

不用说，约旦及其慷慨的人民为来自本地区各地的难民敞开了大门。我们将继续采取这种做法。然而，国际社会必须为收容国提供必要的支助，国

际支助缺失已令这些国家感到失望。举例来说，在约旦，在我们自这场难民危机5年前爆发以来所承担的收容支出中，国际社会捐助占比不到35%，而收容支出目前占我们国家预算的25%。

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方案是解决这场危机的唯一办法。世界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必须以2012年6月30日的日内瓦公报（A/66/865，附件）为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种解决办法必须是全面的，并应符合叙利亚人民的期望。它必须得到叙利亚社区所有成员的同意，并确保过渡到一个新的政治现实。它必须使我们能够打击叙利亚的恐怖主义，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目的。它必须使叙利亚恢复稳定和安全，以便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能够自愿回返家园并维护叙利亚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

海泰希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匈牙利完全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早先的发言（见A/70/PV.59）。我们要以本国代表的身份提出以下看法。

大约两个月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来到纽约就移徙和难民危机进行高级别对话。自那时以来，有更多人离开家园、逃离迫害或寻求更美好的未来。日复一日，成千上万希望破灭或走投无路的人走上跨越地中海的路途，许多人遭到大海吞噬。在此同时，受到影响的各国基础设施在需要向不断涌入的难民、寻求庇护者和非正规移徙者提供财务、后勤和安全的重压下，正在崩溃。

如果我们要管理和最终结束这场移徙和难民危机，就必须一起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并为此把眼光放到地中海以外地区。我们需要对以下各个方面采取全球和全面行动—消除难民危机的根源；解决与全球移徙有关的问题；向接待国和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和考虑到协同增效作用和良性循环的重要性，包括对可持续发展作出投资。目前发生的大规模移徙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来自各式各样的原因。它需要全球性的应对措施，但这些措施也必须具体和要有变化。

让我们首先谈一谈难民问题。不结束冲突，就不可能解决难民危机。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责任。它除了停止冲突之外，还应采取更加果断的移徙措施。欧洲联盟为加强打击地中海犯罪网路所领导的工作以及为保护平民及安全和不受干扰地向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措施和确立刑事问责的呼吁都能从安理会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得到帮助。其他各方的同情不能取代或改正安理会的不作为。

此外，不论我们采取何种行动使难民易于生活，但我们都无法改变国际社会已经放弃他们的事实。他们的人权已被彻底侵犯，其严重程度已迫使他们不得不在死亡、酷刑、监禁和逃离迫害之间作出选择。他们的真正人权只有在他们自己的家园才能得到完全恢复。使冲突得到政治解决是关键所在，在这方面，我们得到叙利亚国际支持小组最近举行的会议的鼓舞。但在此同时，国际社会必须加倍作出努力，向生活困难的难民提供财政和物质支助并向接待国和社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这将便利难民在冲突一旦停止后回返家园并帮助遏制利用人的绝望进行剥削的走私网络。我国政府在不久之前才为这个目的提供了大约400万欧元，并且，欧洲联盟也已经在领导进行这项工作。

除了冲突之外，还有各式各样造成人类移动的理由，这些理由影响到世界各地的人民。今天的移徙趋势是各种复杂的根源产生的表象，例如经济困难、环境退化、粮食和水稀缺等。在本质上，所有这些原因都呈现出各种不可持续性，不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或环境的。自本组织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以来，我们已经为解决这些问题设定了明确目标。

第一，该《议程》处理根源问题，以期确保移徙不会再次发生并确保人民能在他们自己国家幸福生活。如果得到全面实施，这些努力将降低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的紧张，并使对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局势较少发生。

第二，《2030年议程》考虑到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利益，认识到移徙在发展中的作用。为了将目前的移徙挑战转变为契机，该《议程》呼吁以有序、安全、合规和负责的方式进行移徙。它还呼吁落实各种规划妥善和受到管控的移徙政策，这与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产生立即负面后果的做法非常不同。观察问题的本质显示出为何我们不能为了政治速效或任何其他理由而放弃推动《2030年议程》。采取任何其他方法都将对该《议程》以及对我们子孙后代和我们这个地球产生严重影响。

最后，关于良性循环，为了寻找全面解决复杂问题的办法，我们需要发挥协同增效作用。如果冲突得到迅速解决，这将使目前用于紧急救助的资源在未来能用于资助可持续发展。成功落实《2030年议程》，特别是在冲突后国家落实这项议程，能够产生长期持续和更强而有力的解决办法，它还会减轻安全理事会的负担。如果预防冲突的努力能够得到落实，得来不易的发展成果将不会由于冲突而消失殆尽。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需要作出执法努力以及有效利用安理会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但如果没有诸如对话、谅解、包容性发展和落实《2030年议程》的目标16等各种软实力的解决办法，这决不会成功。

尽管我们大都同意存在这些问题，但现在我们必须将我们的言论转变为行动。只有在此之后，地中海和其他各地的悲剧才能得以避免。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我们才能将希望和选择归还给目前生活困难的人。

施瓦尔格夫人（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欢迎举行这次及时和重要的讨论会。正如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济协调员奥布赖恩先生最近所说的那样，被迫流离是当代重大挑战之一。这种挑战的紧急和严重程度没有比在中东更严重的，同时，目前在叙利亚的区域危机继续使全世界感到震惊。我们必需作出更多努力，消除造成被迫流离的根本原因。只有采取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结束叙利亚的冲突和防止继续发生大规模的

人口流动。新西兰对维也纳进程最近营造的势头以及为联合国设想的作用感到鼓舞。

在我们研究制定政治解决办法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继续缓解自叙利亚逃出者和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者的痛苦。这场危机的严重程度要求我们集体采取全面对策。叙利亚的邻国，特别是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极为慷慨地承受了这场危机带来的大部分冲击。但是，这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承担的重任。叙利亚国内危机突出表明，在复原力建设等一些重要方面需要采取富有创意的新办法。应对被迫流离失所现象需要作出长期承诺，让人道主义行为体和发展行为体、移徙机构、国际和区域金融机构参与。还需要采取富有创意的新办法来弥合资金缺口。

新西兰欢迎欧洲联盟副主席格奥尔基耶娃最近对入道主义筹资问题高级别小组工作的总结，包括称之为一大交易的构想。我们期待该小组在明年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召开之前提出建议。

新西兰同样认为，有必要作出更多努力来保护流离失所者免遭虐待。偷运移徙者和贩运人口者的投机犯罪活动令人深感震惊，他们竟然利用逃离冲突的民众的弱点牟利。我们必须加强努力，以便捣毁侵害最弱势者的犯罪网络，并努力确定可采取何种途径进行正常和有适当证件的移徙。像许多国家一样，新西兰正在执行一项紧急的叙利亚难民重新安置方案，并将欢迎额外的750名叙利亚难民。我们同中东可能相距遥远，但我们打算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那些逃离冲突的人，为他们带来希望。

最后，新西兰要肯定并赞扬古特雷斯高级专员为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十年非同寻常的服务。我们祝贺他的继任者菲利波·格兰迪获任此职，并承诺在他领导我们应对必须共同面对的巨大挑战时，新西兰将给予支持。

彼得森先生（挪威）（以英语发言）：有6 000多万人因旷日持久的冲突、动荡和人类苦难而流离失所。这一情况突出表明，有必要加紧努力，争取

找到政治办法来解决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其他地方的冲突。我们必须消除难民危机的根源，并加强努力，争取达成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必须向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以及当然还有收容他们的社区提供更多的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在这方面，挪威同联合国、联合王国、德国和科威特合作，采取主动行动，将于明年2月在伦敦举办一次叙利亚问题国际捐助方会议。

在欧洲，我们现在注重管理极为严峻的难民局势。我们将优先向难民以及无权获得庇护的回返移徙者提供保护。难民和移徙者大量涌入，导致欧洲外部边界管理面临严重挑战。如果我们要妥善应付那些需要保护的人，我们就必须克服这一状况。

移徙当然能够成为发展和增长的驱动因素。所有社会都需要新的想法和知识。许多移徙者已经在以非常积极的方式为我们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作出贡献。然而，要想利用移徙提供的机会，我们必须了解有关动态。我们必须确保将难民纳入我们的社会并为他们提供机会。他们必须获得新的家园和工作，并学习新的语言。此外，我们必须弥合脆弱国家存在的人道主义援助与发展援助之间的差距。必须稳定脆弱国家的局势。我们必须更多地投资于预防，并让发展伙伴更广泛地参与处理这一问题。

可以理解，移徙在我们的政治议程上处于极为重要的位置。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第70/1号决议）中有几项目标重点涉及移徙和人员流动问题。人员流离失所将是12月份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讨论的问题的一部分。挪威已经采取一些步骤来加强我们同至关重要的伙伴，尤其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国际移徙组织的战略合作。

本月，在瓦莱塔移徙问题首脑会议上，欧洲和非洲各国齐聚一堂，讨论如何消除移徙现象的根源和商定如何迅速共同应对大规模非正常移徙现象。该首脑会议发布的行动计划为进一步讨论移徙和人

员流动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起点。我们还需要联合国更有力地参与这些讨论。移徙是一个同联合国的许多机构高度相关的问题。我们欢迎联合国在移徙问题上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挪威随时准备支持和讨论如何找到更全面的办法来处理全球移徙问题。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认为，本次会议能够推动加强关于移徙的国际合作。我们欢迎今天已经进行的讨论乃至其后续行动。

马农吉先生（坦桑尼亚）（以英语发言）：坦桑尼亚欢迎本次关于非正常移徙者问题的及时辩论会，并欢迎此次会议注重叙利亚难民危机——这是我们今天目睹的最严重人道主义悲剧。在进行这一讨论时，我们提请注意《联合国宪章》至关重要的宗旨之一，即促进合作，解决我们的集体问题。我们要通过强调以下几点为这一讨论建言献策。

在世界各地寻求保护的难民，人数之多，令人震惊。目前这波进入欧洲的移徙者和寻求庇护者亟需此类保护。当务之急是根据现有的各项公约、议定书和原则，包括不驱回原则，人道地对待他们。作为一个收容难民的國家，坦桑尼亚十分清楚地了解伴随收容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而来的巨大责任。我们认为，全球难民问题是一项集体责任。因此，我们强调国际团结和共同担责等原则的有效性和重要性。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那些向来自叙利亚和其他动荡国家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提供保护的國家。

我们了解，持久解决办法，包括重新安置并帮助融入社会，是耗资巨大的工程，而且可能造成一些影响，包括对环境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同样认为，现在急需弥补叙利亚人道主义干预行动和世界各地其他人道主义干预行动中存在的资金短缺。在我们看来，黎巴嫩等国的叙利亚难民每天获得不足半美元的粮食援助，这一情况应使国际社会问心有愧。因此，我们呼吁为人道主义行动提供长期、可预测和充足的资金。临时措施不可持续，只能使受害者面临巨大的危险。

我们期待人道主义筹资高级别小组的结论，希望他们的建议有助于为明年举行的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讨论提供框架。我们鼓励该小组考虑最近通过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69/313号决议），该议程为《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附件）提供了筹资框架。

我们谨强调必须尊重和维持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人权和自由，包括他们的生命权、享有适当住房、卫生与教育的权利。儿童因危机持续、背井离乡、处境艰难而疾病缠身、营养不良、遭受剥削和虐待的困境最令人不安。现在有逾220万学龄儿童辍学。他们渴求光明和安全未来的梦想很可能破灭。

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持久的解决办法。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击败恐怖主义网络，但不能以牺牲移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利益为代价。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制止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贩运和偷运移民的犯罪网络。此外，必须动用所有外交和政治工具，找到持久和全面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办法。坦桑尼亚赞赏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正在这方面开展的努力。我们希望，维也纳进程能给继续承受冲突后果的叙利亚人民带来积极的成果。

最后，我们要汲取人道主义危机的重要教训。

首先，有必要进一步承认事先预防胜于事后治疗。我们决不应该让冲突发生并升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致力于预防冲突和建设和平。其次，安全理事会本来可以避免这场危机。安理会面对系统性缺陷，早就应该改革，以提高实效，维护其正当性。第三，我们应该了解和应对对人道主义援助日益增长的需求，制定创新、长期和全面的措施，包括融资措施，满足这些需求。第四，我们必须与区域行为体，例如非洲的非洲联盟，建立更有力的旨在进行能力建设的合作及伙伴关系，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错综复杂的危机。

最后，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持《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继续蔑视这些原则已经对很多

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人民产生严重的影响。维护《宪章》理想符合我们的集体利益。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1992年10月16日第47/4号决议，我邀请国际移民组织观察员发言。

努尔先生（国际移民组织）（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主席在该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感谢有机会代表国际移民组织讲几句话。

首先，我谨强调，与危机相关的移民热点正在世界各地蔓延，关闭国门不是应对之策或答案，正如秘书长在今天早些时候所指出（见A/70/PV.59）。移民基本上仍然是一种人类现实，需要妥善管理，认识到移民不可能被制止，而且可能有益。在这方面，我谨提及新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第70/1号决议，附件）目标10.7，其中专门提到可协助人们进行有序、安全和人性化移民的管理完善的移民政策。

其次，我谨欢迎关于推进全面应对我们现在面临的难民和移民挑战的呼吁，原因有二。首先是改变现有短期、局部和临时应对的危机模式，转而采取更为全面、包容和持久的做法。其二是制定能够帮助移民脱离人口走私和贩运者之手的长期战略，使他们重新回归合法移民和正常过境渠道。

第三，我谨对把与移民有关的目标和具体目标列入新的《2030年议程》表示赞赏，这确实证明了秘书长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此外，它为更有效地参与和合作，解决移民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取得了新的突破，为移民真正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促进社会经济交流以及东道国、过境国和原籍国的利益创造了必要的空间。

我谨简单地介绍移民组织应对地中海难民和移民危机的计划，计划强调从四方面入手：第一，拯救生命，加强保护，尊重权利；第二，便利有序、安全和人性化的移民；第三，解决移民的根源和动因；第四，加强伙伴关系、团结与国际合作。

最后，我向大会保证，我们愿意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合作，建立秘书长今天上午阐述的共担责任的新全球契约。我将继续参与大会工作，提供我们的专门知识。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土耳其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谨提醒他，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各自席位上发言。

Canay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遗憾的是，我必须回应叙利亚政权代表今天上午所作的无稽指控（见A/70/PV.59），我们断然否认这些指控。这些指控表明了早已丧失合法性的该政权有多么自欺欺人。

今天，大会就这一非常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举行了一次重要的辩论会，并力图提高全球对于当前悲剧的认识，但我们看到有人再一次企图转移我们对于悲惨现实的注意力。正如我国副外交部长今天上午发言（见A/70/PV.59）所表明的那样，土耳其的目的是解决地中海盆底非正规移民造成的悲剧。有鉴于此，我们在今天的发言中并不想探讨叙利亚危机本身，而是重点谈到了非正规移民和难民的悲惨处境以及可以采取的前进办法。不过，现在，我要谈谈有关叙利亚危机的一些事实，而非新闻文章。

叙利亚已有35万人丧生。约1 200万人流离失所。400多万叙利亚人在邻国寻求庇护。叙利亚政权利用一切想象得到的武力和暴力工具——其中包括化学武器、桶爆弹、容器炸弹、弹道导弹、定向杀害、任意拘禁、酷刑、有系统的凌虐、饥饿和强迫流离失所——杀害本国人民。叙利亚平民的主要死因仍是政权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空中武器。轰炸叙利亚西北部土库曼山附近土库曼村庄的平民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两个独立机构记载了叙利亚境

内使用氯气的既定事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称，叙利亚当局对平民实施大范围袭击是其一项政策。

叙利亚民众正在逃离这种暴行。国际社会继续对叙利亚政权造成的巨大破坏和人类苦难深感关切。就在昨天，大会第三委员会再次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人权状况通过一项决议草案（A/C.3/70/L.47），这已是连续五年以压倒多数通过该草案。

我还愿强调关于土耳其努力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一些事实。就在叙利亚政权杀害本国人民的时候，土耳其是当今世界上收留难民最多的国家。我们收留了220万叙利亚人，其中90万是儿童，20万儿童在学校就读。为生活在城市地区25个临时保护中心的26万叙利亚人提供了粮食和非粮食物品、医疗和教育服务以及心理支持、职业培训，并针对他们开展了社会活动。生活在这些中心之外的叙利亚人也受到我们的保护，并获益于免费医疗服务。

除了提供“零点援助”之外，我们还确保向边境地区叙利亚一侧数百万极端困难的民众提供越界人道主义援助。我们花费了近85亿美元来开展所有这些努力。自2015年年初以来，土耳其海岸警卫队在海上营救了75 000多名移民，逮捕了142名偷运移民者。

这些都是事实，而非无稽或捏造的新闻报道。我们不应在此类耗时的指控上浪费更多时间。我们需要讨论关于当前危机的可行对策和明确的解决办法，并通过伙伴合作与团结来加强我们的集体努力。所以，我们才提议将今天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七十届会议议程。

下午6时15分散会。